



理论与研究

□ 文 青

很多人常说“从理论的高度”，为什么理论就有高度？

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，理论是对局部的、零散的、个别的、具体现象认识的提炼。掌握了理论，等于掌握了对事物普遍的认识，这种普遍的认识反过来又使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个别，认识个别。所以，人们又常说，理论可以指导实践。这个实践指的就是个别的、具体的事物。

理论从哪里来？理论可以来自天赋的灵感，但更多的是来自经验研究。经验研究是理论建构的准备，理论建构是经验研究的发展。毛主席说，实践出真知。这真知就是理论认识。

可是，我们研究者做的调查实证不少，投入的人员、时间、精力也够多，为什么建构出的理论数量却极不相称？而西方发达国家，情形似乎很不一样。过不了多久，一种新的研究视野或认识框架就破“土”而出了。就这次影响巨大的疫情而言，我甚至可大胆预测，发达国家的同行不是在心理学、社会学，就是医学、传播学上会冒出某种新理论。

这种理论深度缺乏的状况，如果翻翻大学的教科书，会更加一目了然。从哲学到经济学、美学等，很少有学科不依靠国外理论的支撑。在哲学上，删去康德的三大批判、没有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哲学内涵就不足。在经济学上，芟除凯恩斯、弗里德曼的理论，经济金融学的大厦基本耸立不起来。在教育学上，缺少赫尔巴特、杜威的学说，教育学的理论大厦就不牢靠。

理论能力的薄弱，说明了什么？或者说，我们研究者不善于建构理论，原因是什么？不重视理论可能仅是一小方面。有人批评说，理论文章是纸上谈兵，吹牛皮，不如踏踏实实干点实在的工作。我想，这要看什么理论文章。如果把感受和体会描述当理论研究，那确实应该“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‘主义’”，毕竟实干才能兴邦。

更重要的原因，可能是我们缺乏理论兴趣和偏好。很多研究仅止步于对西方理论的批判、引介，或者做些许验证、完善补充，而能够提出大理论的简直寥若晨星。很多所谓的理论文章，其实是“挂羊头卖狗肉”，理论之名下，实质在玩概念，争“口水”。最后留下的，只是一地鸡毛。

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研究方法薄弱。很多研究走完“现状（或问题）—原因—对策建议”的“三板斧”套路，研究过程也就走完了。至于问题、原因是不是根本，对策建议是不是靠谱，似乎没人真正在意。

按照理论的定义，理论是对事物及其关系的概括，是关于事物和现象的基本认识。或者说，理论指逻辑上相关的概念并与经验相符的一组命题（罗伯特·默顿）。不论哪种界定，掌握理论都是我们提升对事物整体认识的好工具。有人说，只有上升到理论，我们才可以提炼认识，积累认识，更好地解释周围的社会事物。

总之，我们期待研究者不要忘记建构理论，不管这些理论是低层次的，解释局部的、有限的现象的，还是高层次的，能解释更全面、复杂现象的，抑或是最高的哲学理论，能解释一般的、普遍的现象的。